



# 诗意在时空里荡漾

## ——读水彩画家林绍灵的江南系列



朱田文

前不久，在中国美协主办的“丝绸之路·汉唐精神——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史论家潘耀昌以《与本土传统对接——中国水彩画创新之路》为题，选择了寺钟、林绍灵、平龙三位画家的创作为案例，探讨了中国水彩画的创新之路。

潘耀昌在论文中指出：“林绍灵作画，先起小稿，满意后放大，作画边想，任随水色流淌，在变幻不定中想象造型……林绍灵也是意象论的倡导者。”

黑压压的屋顶，中间一条清亮亮的河流，恍若从梦中穿过，河面架起几座石桥，一渔夫正轻点竹篙，撑着小船划过桥洞，边上还有两只停泊的小船。房屋之间的空白处，泛着青绿，是远树，也是近草；挤挤挨挨的屋顶上飘着袅袅炊烟……（《又见炊烟》）

河两边或两层或三层的木结构老屋摇摇欲坠，向着小河倾斜。远一点的石桥也古老，近一点的木船也陈旧，河边准备出门的农夫也是一老耆。薄雾笼罩的清晨，河水流淌，时光静止……（《雾里人家》）

这一幅幅江南水乡的诗意画卷，令人陶醉、遐想，记起儿时故乡，勾起浓浓乡愁，触动心灵深处的忧伤、怀念……

丙申冬月的某日，阳光淡淡地照在甬城上空，打在静静流淌的甬江上。在甬江东岸的宁波书城，我与林绍灵先生不期而遇。他是我一向敬重的画家，有幸成为同事。没有客套和寒暄，他邀我来到他的工作室小坐。

临江的窗户，有大量的光线透过。画室四周挂满作品，案几上堆放着画笔和颜料。在淡淡茶香之中，林先生对眼前的画作娓娓道来。兴之所至，他又搬出好多幅新创作的水彩画来。

“平时就在这里画画，看书；看书，画画。如何突破自己原有的框架，创作出更理想的作品，这是我一直在思考、探索的。”言谈之中，可见他是一位勤奋踏实、努力创新的画家。

临别，林绍灵赠我一本厚厚的画册。于是，在闲暇时光里，我常常泡上一杯红茶，打开电脑音乐，随意地翻阅着林绍灵的画册，静静地与一幅幅画对视，相看两不厌。

我喜欢他的画。如果说，林绍灵的画如诗歌，那么，它应该是朦胧诗；如果说，林绍灵的画似音乐，那么，这曲子应是《似水流年》，“山依旧，水常流，绵绵秋雨仍不休；情难收，凭阑久，一缕相思几番愁……”朦胧月，黄昏后，片片浮云何处游；池边柳，体回首，遍地菊花憔悴瘦……纵使相爱难相守，似水流年不回头……”

看这幅《初秋山色》，静止的秋水，河边的篱笆，靠岸而泊的小木船，古朴的石拱桥，黑瓦白墙的村落，叶已黄的树木，隐隐约约的远山，淡黄、黑块、留白，构成一幅江南初秋的乡景，构成一首唯美的朦胧诗。

再看这幅《微风皱春江》，近山、远山、蓝天浑然一体，村落、水岸、船只各自分布，树与草、草与水交错相融，翠绿、藤黄、花红、湖蓝，全是春天江南的色彩。

读林绍灵的画，如读诗。神游其中，线条是长短句，色彩成了缤纷的意象。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东坡题跋》下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评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与画的融合，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

为什么画中有诗？是因为画家心中有诗。这样说来，画家林绍灵，其实也是一位诗人。一幅画就是一首凝固的诗；一本画册，就是一本诗意充沛的诗集。一位山水画家，心中有丘壑，笔下才会有山川气象；一位花鸟画家，胸有成竹，笔下才会有梅兰竹菊、花草虫鸟的精神。林绍灵写的是江南田园诗，唱的是田园牧歌。

江南，是地域，是空间。它是汉乐府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是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是刘禹锡的：“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裊露似沾巾”；是苏东坡的：“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是黄庭坚的：“炉烟郁郁水沉犀，木绕禅床竹绕溪”。

读林绍灵《江南依旧》《江南心迹》等系列作品，仿佛行走在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青山绿树炊烟。

林绍灵画的是江南，又不是江南，我是说，它并非具体的江南某镇、某乡村、某地。那是记忆中的江南，回忆里的故乡。那桥、那树、那河、那船，那斑驳的墙壁，那河水的倒影，河面上的炊烟，细腻、真实。林绍灵用这些江南独有的唯美元素，构思布局，编织出如诗如画的梦境。柏拉图曾说过：“难道我们不应说，以建筑艺术造一个屋子，以绘画艺术造另一个屋子，这是一种为醒着的人们制造的人为梦境吗？”可以说，林绍灵画中的江南，其实是梦中的江南，是诗意栖居的江南。

读林绍灵的画，读出的是时间在江南穿梭中留下的针脚。看《流年似水》《日月如梭》《往事云烟》《世事遗痕》《时光依旧》《岁月如逝》，是一瞬间太瘦、指缝太宽的剪影。看《春瘦》《梅雨江南》《江洲秋浓》《黄叶飘飞》《落花时节》《萧瑟寒冬》，你能看到四季更迭，时令变化，时光流动。

稍纵即逝的是时间，也是美。当我们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如诗美景，陶醉于灵秀、润泽的江南水乡风光，略一思索，这样的美景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于是我仿佛听到林绍灵挥笔作画时的轻轻叹息。（林绍灵 供图）



# 屡试不爽的视效电影

## ——《速度与激情8》观后

冷枫

能在好莱坞票房登顶的电影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能用巨额投资和高新技术这两大法宝支撑出大银幕上喷薄而出的视觉冲击力，给观众带来一般电影难以释放的震撼。《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从一个关于赛车手的小故事发展成为今天动辄创下票房纪录的全球影视超级IP，电影主创在视效上的付出可谓殚精竭虑。此次《速度与激情8》，据说首日票房就破四亿，真是宛如收割机一般收割着全球观众的观影热情。

好莱坞造梦工厂最擅长的就是拍摄科幻、动作、灾难等题材相互嫁接交错重合的大片。因为这类复合题材非常适合在电影工业生产流程中，借助科技手段成就视效佳绩。我们看电影，最先接受的是画面带来的感

受，理性分析、深入思考这一类需要大脑转码的内容，则具有滞后性。《速度与激情8》一开始，主人公多米尼克就和人竞技飙车，铤而走险地开着辆车头着火的老爷车，在哈瓦那街头风驰电掣，并在围观群众的欢呼声中以“开倒车”的奇葩手法赢得了比赛。这段戏类似于“餐前甜点”，结束之后才跳出正片字幕。不少人鄙薄“速度和激情”系列是套路电影，我们却不能否认其制作团队在剧情上的努力创新。上述情节和后面的故事主体其实大有关联：因为赛车，多米尼克赢得了一个新朋友，而这个朋友将在后续剧情中以“幕后帮手”的身份存在。因为赛车，多米尼克的“无事一身轻”也将和后面的道德逆转、身入险境构成强烈反差，从而形成巨大的情节张力。

《速度与激情8》的剧情流转有铺垫、有来由，并非“为了场面而场面”。我们相信多米尼克的“叛变”有其难为外人道的苦衷。果然，塞弗要挟他为之卖命的砝码出现了：一个悲情的女子和一个萌萌的婴儿，他们正是多米尼克最亲爱的妻儿。当主人公和他的车队伙伴们背道而驰的原因显露，一场纽约街头精彩绝伦的追车大戏隆重上演。简直就是人车合一，火力全开。这也是《速度与激情8》中极其刺激的一场戏。多米尼克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无数无人驾驶轿车的凌乱扎堆中劫持目标，拿到了塞弗指使他获取的装有核炸弹的密码箱。危险物品落到危险人物手中，灾难指数激增。影片到这里开始有了更大量的视效戏份。重头是多米尼克和他的朋友们进行天衣无缝的配合，一方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上飞机解救孩

子，另一方面同仇敌忾，在万里冰封的俄罗斯大地上车战潜水艇。最后，多米尼克用自身为诱饵，引得塞弗发射热追踪导弹，射击潜艇，粉碎阴谋。一幕幕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大戏此起彼伏：冰天雪地，橘红色的兰博基尼神经质一般地自旋打滑，列队而出的冰上摩托追逐着飞驰的轿车，硕大无朋的潜水艇在海水中蠢蠢欲动。在所有人命悬一线之际，不死光环下的英雄们终于挽回了残局。而此时，坐在影院座位上的我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是所有的视效电影都能成功。《速度与激情8》在套路之外自有它出奇制胜的地方。在电影市场无比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下，没有干货，光靠花拳绣腿，这一系列电影就难以从2001年的第一部一直强劲地拍到2017年的第八部。

鉴赏与收藏



方向前

“三毛”这个漫画人物，尽人皆知。这是一个惹人喜爱、聪明伶俐，偶尔调皮淘气的孩子，是旧中国少年儿童命运的缩影。

“三毛”的塑造者张乐平先生，是一位世界级的漫画大师。张乐平1910年11月10日出生于浙江海盐的农村，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母亲擅长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家庭的耳濡目染，使得张乐平在十四岁那年，就创作出讽刺军阀的第一张漫画。

张乐平的漫画始终与时代的脉搏同步，大胆地反映深刻的社会矛盾。1935年春夏之交，“三毛”形象在上海诞生，其可爱、奇特的造型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社会反响强烈，读者好评如潮。在以后的日子里，张乐平描绘了一系列三毛的形象，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百姓的疾苦摇旗呐喊。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发表，第二年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

1949年4月，在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下，张乐平举办了三毛原作画展，其间义卖了各种三毛原作，有水彩、素描及写生画稿。义卖所得的款项创办了“三毛乐园”，收容了不少流浪儿童。可见张乐平是一位画品与人品俱佳的优秀画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张乐平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除单幅漫画外，还出版了不少漫画集。与三毛题材相关的系列漫画有《三毛日记》《三毛翻身记》《三毛今昔》《三毛新事》《三毛迎解放》《三毛爱体育》《三毛学法》等等。

张乐平的漫画之所以受人喜爱，除了幽默地揭示社会本质外，更重要的是作者拥有一颗平民之心，为百姓着想，为平民说话，为平民之忧而忧，也为平民之乐而乐。如文中图示漫画《三毛迎解放》，绘于上世纪50年代初，堪称张乐平先生的经典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以漫画、宣传画、年画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作为宣传工具，提出了宣传画、漫画、年画要为政治服务的新导向。当时，《上海大公报》为迎接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邀请久负盛名的张乐平创作了“三毛解放了”等题材的一批宣传画。八年抗战，人民度过了拯救祖国危亡的艰苦岁月，老百姓终于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此幅巨作，就是那个红色时代的产物，代表着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图中，三毛手举红旗，昂首挺胸，神气十足，他与其他孩子一样欢天喜地，走上街头，扭着秧歌，敲锣打鼓，舞龙挥旗，脸上写满了当家做主人的喜悦和自信。画面上打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保卫世界和平”“打到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庆祝丰收献粮支前”等横幅，众人激情昂扬，表现出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深情，也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喜庆之情。

此件作品画面构图为“龙”形，既活跃了作品画面之变化，又体现了作为龙的传人当家做主人的作品主旨，具有双重含义。画家所作人物造型变化丰富，姿态各异，以毛主席像为突出重点，以“三毛”穷苦孩子为旗手，画面中的横幅、红旗、标语牌、主席像、巨龙等组合在一起，参差有致，既热闹，又喜庆，增强了画面的丰富与变化。作品用色鲜艳，各色搭配既有变化有能和谐，疏密、大小、轻重、长短，上下错落有致，可谓张乐平宣传画的巅峰之作。

随着当代收藏热的掀起，漫画、宣传画的收藏目前已经成为书画收藏中一个极具魅力、富有潜力的绘画品种。西泠印社等拍卖行专设漫画专场，效果与反响极好，前景喜人。漫画、宣传画的收藏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价值，当然也有益延年之功效。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漫画、宣传画存世作品已经很少，能收藏到一件名家精品更属不易。

张乐平的漫画作品在近十几年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很少出现，在朵云轩、西泠印社拍卖中偶尔能见到其小品及连环画手稿，“三毛”为题材的小品最受市场欢迎。如2013年西泠印社春拍《三毛同乐图》（1979年作，52×6.5cm）成交57500元，2016年西泠春拍《三毛流浪记》小品（21×19cm3帧），2万起拍，86000落槌。就近几年张乐平作品拍卖情况看，因为没有精品出现，价格相对较低，二三方尺的普通作品价格在5—10万元左右。记得近几年西泠印社拍过一件三方尺大小，以“打到四人帮”为题材的“三毛”作品，所绘三毛等两个人物生动活泼，情神逼真，也属拍卖市场见到的张乐平先生漫画作品用心之作，最后成交价为20万元左右。可见，只要有精品出现，其市场也会给出较好的价值定位。



《三毛迎解放》（局部）

（方向前 供图）